

回忆之未来价值，或论脱离传统的现代性之不可行性

——盎格鲁-萨克逊思想意识探究

(法) 让-保尔·罗赛 著

叶 莎 译

“回忆之未来价值”是一个美好的语辞。初见之，它意味着回忆过去不无裨益，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的趋向。或许这个词组所言非虚：人类为了追寻个体存在的意义和应对集体生活的挑战，在各种文化形式漫长的积淀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哲思与设想，“回忆之未来价值”肯定了逝去时光的价值，肯定了这些思想对于现今的启示，从而消除了现代人的一种疑虑……尤其是在越来越纷繁芜杂的社会中。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的社会，我们极少回首往昔，唯有关注眼前，仿佛时不我待，日新月异。如今，思悟往日何有于来者，是否已在不经意中渐露一丝悲剧意味呢？似乎这已不再是自然之理，而成为一种必需的思考难道记忆呈现的历史遗迹中不曾蕴含未来种种征兆吗？

事实上，只要略微细究，又怎会察觉不到此语之矛盾：倘若说回忆能够重现过去，它与未来又有何关联呢？

我们当然可以否认时间存在的真实性，早在二世纪（基督教时代），一位印度哲学家就论证了这个观点¹，无独有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一些英国哲学家也持相同看法，且无从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因袭²：这就表明，时间本为混沌一体的假设并非无稽之谈，因为否认时间的实有性本来就一并否定了时空的任何界定分化。但问题并不在此，因为所要知道的仅仅是时间是否可能绵延存在而非仅限于此间一瞬。借此之机，“回忆之未来价值”这个词组就得以通过其自身的悖论探问是否可能置身于文化延续性的角度而求理解，人类是否能够以史为鉴，回忆又是否因此得以孕育未来、成就未来。简言之，回忆是否能够赎回时间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
而未来的时间又包容于过去的时间。
假若全部时间都永远存在
全部时间就再也无法挽回³

将回忆与未来联系起来，即是将现代紧紧附着于传统：令逐渐进步中构建成形的未来承担起属于它的过去，过往的经历使其避免陷入混乱，不至于在疾速前进中忘记来处，奔向自我毁灭之路。这是一个深烙在西方文明中的命题，笔者将通过对英国文明的着重观察，呈现出这个命题的主要脉络。选择英国并非出

¹ “若因过去时，有未来现在。未来及现在，应在过去时。若过去时中，无未来现在，未来现在时，云何因过去？不因过去时，则无未来时，亦无现在时，是故无二时。以如是义故，则知余二时。上中下一异，是等法皆无。时住不可得，时去亦不可得。时若不可得，云何说时相？因物故有时，离物何有时？物尚无所有，何况当有时？”龙树《中论·观时品第十九·第一颂至第六颂》，居伊·布高尔特（Guy Bugault）译自梵文原本，伽利马出版社，2002年，第243-245页。

² 参见F.H.布拉德利(F.H. Bradley)《现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 (1883年)第四章，以及麦克塔戈特(J.M.E McTaggart)《时间非实有》(The Unreality of Time)一文，发表于《思想》(Mind)杂志，1908年(第17卷，第457-473页)。

³ 艾略特(T.S. Eliot)，《四首四重奏》之《焚毁的诺顿》(« Burnt Norton », *Four Quartets*) (《诗歌与戏剧全集》，费伯出版社，1969年，第171页)。